



印可編引



自吾師東鏡先生沒誰吾印可
沒今四十餘年所吾誰印可益
逖覽區宇近矚鄉國有駭然藏
其狂言之意不謂晚而得之吾
族子本修也本修業治儒而津

津道古始以帖括証可者十之
四五本修邊而求諸理既以古
文辭証可者十之二三本修邊
而求諸氣既又以有韻之文証
可者十之五六本修退而求諸
志久乃怡然解渙然釋度幾得

吾言弁得吾心矣昔在仲尼之
門惟顏氏子可與終日語曰不
違如愚曰無言不說說者以言
印愚者以心印夫言非心外物
也而言豈心哉悟乎此其尚察
之無隱之衷述之行生之表以

默識吾所印可于東鏡先生者
乃可耳釋氏亦云善悟者如印
印空不善悟者如印印泥夫印
一也而空之與泥霄壤矣本修
勉之

崇禎辛未臘八日八十老人問

石題



印可編序

印可編者學子印正于問石先生之所編也學子貧而好吟歷歷落落不復知世間何者美好但以苦吟爲性命而已每有所吟輒持以印正于先生積日累月篇章不知凡幾茲所錄者但以吟詠與先生相關切者而已言必親切而後有味然則先生之以印印學子與學子得先生之印以自印者豈待遠求哉學子因而歎曰印固不易言也有可印之千萬人而不可印之一人者又有求印于一人而不必求印于千

萬人者夫可印之千萬人而不可印之一人者其所
印之人但千萬人之人也求印于一人而不必求印
于千萬人者其所印之人乃千萬人中之一人也然
則學子之得印于先生也亦第求之一人足矣豈待
遠求哉雖然即持此以印天下又奚不可學子者新
安嘉福里人詹紹治是也

印可編



星源詹紹治本修景



問石先生教定

過問石先生莊居六首

春色入郊原桑麻壠畔繁東山聊歲月莘野足乾坤
架上書千帙牀頭酒一尊渾忘軒冕事想見舊桃源

其二

臥閣當年事陽春

莊名

此日居課田唯種秫款客但

畦蔬鷗鷺忘機伴風騷適興書飄然塵俗外清隱自

如如

其三

譚經常午夜問字幾登門貌與心俱古形將道共存
檐光牕半納嵐氣牖全吞監拂閒憑几相看欲忘言

其四

屐擬登山著竿從釣渭斜牽衣笑稚子把酒話農家
雙鬢軋坤雪一官開落花竿求時過逕唯見註南華

其五

鹿門誇德隱龜尾詫周狂自古稱賢達何須等廟廊

何鋤依小圃拄杖步平岡偶與田翁值雨晴且較長

其六

枕臥羲皇上圖窺河洛前了然探秘密何物更蹄筌
豺虎中原鬪煙霞半榻懸望洋增我歎慚問子雲玄
讀問石先生泛郡西德星湖詩有懷

散髮步空庭秋陰澄夕霽遙矚黃山巔紫氣浮天際
中有至人居著書叅同契李御盡名流竒字誰解說
時違達士隱金馬難辟世德星聚湖中太史不占歲
披雲時訪僊豈爲塵所繫獨憾關尹生未領五千諦

燈下讀瑤章芬如蘭與蕙掩卷吟然思敗葉驚軒砌
問石先生在過因邀葆煌伯同集

頻年謝俗隱山邨杖屨俄傳過我門入戶溪聲清籟
細蔭簷槐影老枝存敢言席上星聯聚且喜墻頭酒
一尊雅論叨陪真不厭前川月色遽黃昏

元旦懷問石先生

元日元年泰運開風光漏洩壠頭梅條違函丈逢新
歲誰過衡門破綠苔彩筆拈春驚得句椒漿酬節樂
啣盃 聖明御極搜元老肯負山中宰相才

序清隱山書後復得二詩呈問石先生印可

士安當日傳高士每一讀之芬人齒桃源老翁隱更
高帝師王佐乃其曹

其二

清隱山書小篆文世人莫視更莫聞若非大仙偶遭
謫一卷真經長寂寂

高貴山七詠爲問石先生賦

高貴山

爲愛萬山中茲山獨高貴上有幽人棲時帶煙霞氣

仔佛樓

願度恒沙衆同登般若臺問誰見自性即荷擔如來

圓音閣

艸閣類浮屠窓空萬籟寂忽聳戛玉聲風過竹浙浙

飛文館

信是如椽筆飛來故插天問石先生有妙峰宛插如椽筆之句也自驚

風雨還見幻雲煙

曬經石

藏書一酉山曬經之采石忽然風雨作石上印鳥跡

論世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殷勤尚友心冷然清酒下

招隱

一榻卧烟霞柴棗處士家山深無俗客鹿豕伴生涯

奉壽問石先生八袞詩五章先攬揆之一月先

生持誦聽松庵中因有末一章

自昔分符日民夷戴德音循良臣品重卓異主恩

深垂老東山卧閒情梁父吟誕彌當岳降畏壘祝于

今

其二

道重官從訓名高俗任疎傷時因皓髮隱跡但棲廬
鳩杖等閒却蠅頭仔細書翻嫌滑瀆叟把釣不言魚

其三

得還初服後天地有餘閒釀熟巾從漉吟成草自刪
前身是金粟此日勝香山道氣充眉宇何須藥駐顏

其四

涼風五月至高臥北牕時柅道羲皇侶誰知彭祖師
松筠無俗韻雲鶴迥儼姿仰止勤余處殷殷做抑辭

先生近作做抑箴益覽慕衛武
九十有五而好學猶不倦也

其五

杖屨它鄉適還尋方外緣了心空半偈對酒愛逃禪
法現宰官說根通大士圓松風時謾謾趺坐悟生前

翩翩芝蘭 并引

翩翩芝蘭為問石先生哭子哀痛而作此以
寬之也雖然先生之痛豈可寬哉短歌寂寥

聊當天問云爾

翩翩芝蘭培前毓秀皤然者翁日培日育胡為霜隕

涕沾襟袖

童而慧只何物寧馨只惟有是父只斯有是子只吁
嗟乎先生之慟只欲不慟而不能只
人亦有言彼蒼無知苟不然兮胡不子而
老聃子宗釋迦羅睺彼二聖者何嘗子憂悼伯魚兮
先我尼丘

右詩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問石先生與諸子談詩有作

嘗歎正始音不聞永嘉後若筭握階珠人徒享敬帚

歸然老宗工登壇獅子吼不從北地興豈傍歷下走
興觀群怨情字字本忠厚杜陵集大成陳思專八斗
直探作者意淵源繇來久竭來會群從家庭相授受
微言輒破的啓鑰而開牖譚詩如譚禪一切翻窠臼
予時既解頤還復空諸有

老母七十不能稱觴因賦字五百祝之時崇禎
元年春王正月十又二日也

憶我墮地初丁酉夏三伏一月毋楚來式似惟我祝
乳哺幾劬勞出入還顧復倏忽丁古稀流光真迅速

追惟花甲歲萱榮椿竝蠱未進南山杯疏節罪當劓
邊罹陟帖悲悲風霾鏡禁

居在鏡山之禁

所喜婺星高蕭蕭

鶴髮禿曉哉生計拙養老無樹畜菽水難承懽何繇
舞斑袖不謂垂老季貧窶竟鹿鹿廬散驚朔風竈網
乏糜粥甘荼而集蓼雙眸不能目

母年來廢視

艱虞累老

親慘惻呼天哭明知字難煮胡把經史讀恐負三遷
志蝨魚甘同宿上筴不見收無計徼君祿大彌更崇
頑偃蹇只茆屋以茲室人謫雙眉日頻頽稚子色黃
瘦祖禍羞奴僕度日若歲年崩迫心肝感春回萬彙

輝陰壑翳日昱落落辜明時行逕混樵牧殘盃與冷
炙不復知慚慙支撐空皮骨輒擬委溝瀆古云德得

壽維毋詒以穀樛木與小星闕政從此肅翩翩鴈成

行天心同覆育孝行先諸婦

句出伯父墨瀆東董太尊橋梓

揚芳有

遺牘後昆賴以昌至德真困穆積善天必佑期願從
可卜時維三陽泰和風徧原陸孤標梅綴壠芬芳蘭
吐谷安得鬻我身置酒一萬斛酌茲五服親同居暨
同族共賡九如篇齊祝九疇福所媿爲人子盤餐無
野藪只愁北堂上翻疑老孤獨憂端齊泰華蘊結筆

難錄既歎生者苦復傷逝者倏生我有二人倉愴兄
悲風木無處覩形容空瞻像一幅浩浩生養恩軋
維金坤軸百身難報德豈敢憚馳逐龜勉名教中完
我初生樸一經遵遷訓書香期噴馥鵲鳩實關情錙
銖悉私蓄籍以解母憂長願家和睦和氣能致祥百
年三萬六桃源王母會歲歲蟠桃熟

附

問石先生詩一首

春日喜聞阿治壽母五百字遂爲賦此

聞道桃源設悅晨不老人間富貴春華祝更添五百
字慈幃懽動爲情真

自講百八箴後語

余伯父問石先生往著會講百八箴因舊所梓會講
十九則而益之者也余業讀之既舉先生所爲淵源
於東鏡先生與夫汲汲接引後學者僭跋其尾矣先
生今復舉會講中所開示未盡者吟之詠之又得百
有八則而名之曰自講夫講也而以箴箴也而以自
則先生之所講者可知已即先生之學又更可知已

乃先生自引簡端曰衛武年九十猶兢兢不忘規戒
爰作抑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而衛武益以此
進德予雖老可一日忘箴乎噫嘻此正先生所爲爲
善惟日不足者乎亦正先生所爲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者乎舉凡聖聖相傳所云自成自道自反自責與
夫易之自強不息書之天命自度詩之自求多福悉
於此括之則先生之進德視衛武又當何如然余于
此竊有以窺先生之深焉先生自謝仕以來杜門不
出與居者樵夫牧豎之流所談者揆晴量雨之事而

當世嚙口講學之夫徒望氣而不敢承顏先生亦惟
是寥寥世外獨寐寤言獨寐寤歌而已余近讀先生
蘭門艸有云世法上無著眼處朋友中無開口處我
于宇宙故自孤立因掩卷歎曰先生所云自者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嘗觀宋儒講學之書今人皆名之曰
語錄獨張無垢心傳一卷多以七言四句發之一唱
三歎言近指遠今先生所著亦以韻語成篇不與衆
垢心傳大相發明哉安見先生之箴非即先生之語
錄也彼徒從事四寸以爲美者又奚足與之窺此中

之妙云

清隱山書後序

此間石先生所述清隱山書也先生之著述夥矣游
有紀講有箴浮海有言薊門白門有州獨冷齋有吟
適志有編平遠有議其目固未易枚舉要皆吾儒之
玄樞斯道之瑤笈也若此清隱一書尤晚年精神所
注博摭群採彙異表音上下四千季間縱橫二萬里
內偉人傑士無不畢集於斯於戲此誠縣諸日月不
刊之書也余從問字之暇得再一寓目其叙次體裁

逼真爲史固不必言而且音奧似玄亭瞻麗似長卿
託喻似漆園談諧似舅倩感慨似汨羅雖屬單辭短
述不減安石碎金殆夫銀篇鴻裁盡是中卽枕秘於
戲有此世界又安可少此書乎至若先生述書之意
更有未易一二爲俗人言者焉述者隱也而所以述
其隱者正非徒以隱爲隱也以彼絕俗離垢之士見
以爲孤高自愛而實非占一丘一壑以沉冥弁髦軒
冕之流見以爲恬淡無營而未嘗乏斯世斯民之經
濟怒把周戈人詫爲箕八百之業而不可及者先生

但付之釣渭之緒餘喜作商霖人駭爲開中興之功
而未易擬者先生直等之版築之灑脫若夫神遊八
極苦縣與鷲嶺同歸一源道本大中單瓢與饑溺渾
無二轍借巢由之骨相寫伊周之經綸托冥鴻之羽
毛表威鳳之儀彩茹芝而定儲之勳魏谷躬耕而扶
炎之忠藹然此豈區區半隱智隱癡隱克隱旣隱石
隱之徒以隱爲隱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信乎先生
述書之意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昔先生嘗宰昭羅
矣簡易寧靜與民休息其仕也後天下之樂而樂固

無加于羹墻夢寐之分毫今者解組歸來高卧桃源
深處每觸事興懷著書寄慨其隱也復先天下之憂
而憂又寧直膏肓泉石痼癖煙霞者比耶然則先生
所謂隱蒙以爲惟軋之初九庶幾近之初九之言龍
也潛而勿用者也而潛正未易窺也修而見且惕焉
倏而躍且飛焉又修而爲上九之亢焉雖應用不同
要皆潛之變見不測者也安見潛之不出於潛乎即
當既見既惕既躍既飛既亢之際而其體仍寂然不
動也夫是之謂潛夫是之謂隱吾願千百世後讀清

隱山書者應作如是觀

語語後語

昔東坡謂范文正公雖美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東坡之所謂此者蓋指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而言之也范文正公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饑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熨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是以美翰戲語率然而作而亦必歸於此耳噫嘻一美翰戲語而亦必歸於此即范文正公之所爲翰爲語者可思也知此說者可與讀

問石先生逃禪剽語堊几稗語一書焉先生生平凡立身行已卓然以古人自命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宛然當今之范文正公而二語所著一則悟無生以念所生一則本性學而翼聖學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真不啻如饑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不啻如火之熨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乃先生猶兼兼名之曰剽曰稗一似乎美翰戲語率然而作云爾孰知其美翰戲語率然而作之必歸于此也哉然則有得乎必歸於此之說者即謂先

生之剩語一先生有餘不敢盡之意可也語語仁義禮樂語語忠信孝第也即謂先生之稗語一先生禮失而求諸野之意可也語語仁義禮樂語語忠信孝第也不然剩語中所云正愁天上無不忠不孝神僊矧生西方有惡識惡行佛子稗語中所云我以忠孝爲根基酬恩未得我以聖賢爲伴侶願學未能若此等句者其指將安歸乎則先生之所爲語者不又大可思乎余每見當世操觚之士非不文采爛然試一究其語之所歸不過鬪殘膏剩馥之華已耳侈稗官野史之說已耳其爲剩爲稗非先生所謂剩所謂稗也其去此也益遠矣安得語語必歸于此如先生其人者而俾予日領其謦欬也哉

簡問石先生

蒙不彼收之宮墻之內每一叩謁輒耳提而面命之誠所謂誨人不倦者奈姪於此道茫無會心食不知味又不知後日仍費尊伯幾許鑪鑪幾許鹽醬也勸門白門二書想慕有年昨蒙許諾喜躍無涯暇日望下執事者一簡示之俾三冬靜夜燈下展誦當不啻

讀人間未見書也道體日健飯否想尊伯備四時之
氣勿藥而喜可知遲日赴館尚容面候不盡

又

來歲王正十二日老母七十設悅之晨不肖落落上
之不能致身廊廟邀一命以爲親榮次之又不能媿
富素封備庶品以爲親養母子依依冷然誰語心非
木石何能忘情因思古有頌祝揄揚之義令天地間
幽光隱德燦然炳若日星此其美較之一命之榮庶
品之養又何啻萬萬况尊伯秉春秋之筆一字之

榮踰華衮者乎不肖昨以壽母五百字呈教者意正
欲得尊伯一言也但難于啓口耳茲不揣冒昧上請
倘尊伯原不肖之情念老母之苦慨然撰佳句寵錫
不肖當戴德不朽矣謹壙

又

釀稻之惠知尊伯念我者至矣嗟乎問字之徒不能
載酒而反承潤筆之資乎要以非尊伯不能有此與
非尊伯之與姪亦不敢有此受然則姪於茲豈徒曰
感恩而已哉對使拜嘉實啣明德

又

高貴山雅致向未獲頌略近於講業之暇得覩大統
矣謬以俚言詠之如所謂仔佛樓圓音閣飛文館
經石暨論世招隱并高巖山共得七首謹錄呈教但
參尼問石二題不敢僭有所詠也因歎此山既爲尊
伯鑒賞而尊伯竟未有品題之什似不足以酬山靈
之望昔摩詰于輞川一片地既繪圖以彰之復聲詩
以詠之所以至今日而博雅之士不必親到輞川而
恍然如見者賴有圖與詩在耳高貴山非尊伯之輞

川乎圖即不必而吟詠之什似參尼盛藏常中不容
少此一段驚人語也尊伯得無意乎倘尊伯筆硯之
興勃勃不倦詠之以詩兼記之以文如樂天之記廬
山艸堂也者則此山永賴以不朽矣姪今講業山中
不得不爲山靈鞠頤以請之拙作望批竄示下

又

憶尊伯六十有南海之遊七十有靈谷之遊今丁八
十又有聽松之遊耶稔知天錫難老德望清高不屑
屑以世法自處而世法中一切禮數亦非所以處尊

伯也其翩然遊於方之外也宜哉宜哉連月寄跡庵
中不知二三頭陀亦有堪當一棒一喝者不彼方人
士亦有知高賢棲止其地時載酒一問奇者不尊伯
近日亦大有著作不想叅念禪誦之暇當又有寸心
與浩劫但向古先生非前未生非今已生之句與遊
南海靈谷時並傳不朽矣遙瞻紫氣無任神馳

又

來教捧誦再四自壽一帖因生以念所生見尊伯終
身孺慕雖耄期不衰甚真之矣並稱聽松一頌古雅

靈變不可思議至風不入松風不擊松不吟風松亦
寂等句又直是如來現身說法矣謹佩教謝謝小作
五章書扇頭奉壽

又

問法有年傳衣無自悵步趨之空切媿品題之未經
因以印可編借爲蠅驥附昨者承尊伯宣揚大意語
語蓮花座上真言演說文章字字龍馬圖中秘義治
生何幸以庸劣而獲掄揚伯教弘開于獎借而兼造
就第春秋之筆游夏何能贊一辭若玄經已成侯芭

竊欲問其字脫非瑤章之見錫又何心印之足憑况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且腹藁預定處處逢源者乎臨
書九頓望秉如椽

從孫日昌書
于橋西軒堂

續印可編

星源詹紹治本修著

李滋又霖

祁閻
謝譽施於較

是夜問石先生飲予暨天雉叔諸人已散席矣
先生見池邊月色可愛復同諸人執盞就月而
飲即事一首

更闌席已罷見月復呼觴尤愛池頭影金波蕩漾光
談清忘露冷籟寂覺風狂老子胡牀興何如此會長

獻歲之五日問石先生以新曆見示因口占二

絕是日大雪

鳳曆軒轅紀用杜句起年華今復始回頭三十春流光空

擲矣

其二

開牕風舞雪不辨冬與春看曆春逢穀是歲穀日立春瑞雪

喜茲晨

偕永仲從孫登閩山香巖寺時寺僧請到藏經

全部問石先生持誦其中

峭壁紫廻鳥道長雲林深處禮空王經馱白馬來西

城座擁青蓮供上方風送鐘聲天外度煙凝香靄塔

中藏寺內有千佛塔掃除文字渾無相鎮日清齋自放光問

先生時誦放光般若經

八日問石先生偕余暨師儉永仲登高貴山

欲將大業付名山避俗山齋獨掩關繞檻烟霞時片

片倚崖梅柳故開開嘗呼綠醕因澆塊間閱琅函一

解顏憶昔追隨讎較日幾回掃石坐苔斑

午日同問石先生暨仲禮天雉二叔集師儉宅

問石先生即席有作因賦三絕句

左徒悲憤不須論
酬節難忘此一尊
興到反騷應有賦
獨醒何似醉昏昏

其二

盆石庭階絕點塵
蒲榴盃犖雅宜人
斜陽返照頻移席
酣法從寬不計巡

其三

中原盜賊日縱橫
安得靈符爲辟兵
信是桃源堪避世
良辰老少屑蒲傾

時江北有流賊之亂

蒲節後一日同問石先生暨諸叔集士狷叔百步園問石先生即席有作因賦

憶昔園開未有花
今來花竹共交加
竹邊列坐聲敲韻
花底呼尊色闔華
况是屑蒲餘昨日
肯將醒眼對君家
醉眸不覺西山暝
夕雨瀟瀟向席斜

十二詠有引

問石先生近作小桃源十二景詩因離之爲十二詠焉

一日大壩頂上望日

棘津把釣人披雲始見日巋然頂上觀朝陽相與暱
二日老人峰下耕雲

老人不知年披蓑和雲卧有時飯耕牛一耒穿雲破
三日券石中流砥柱

券石水中央河山堪帶礪漢家列爵封茅土于焉誓
四日插天文筆嶙峋

彩筆詫花生雲烟互吐納寫就驚人句題名在雁塔
五日御蓋張隨步輦

雲瑞尊御蓋列仗駕東巡安得陪輦者更有白衣人

六日玉屏拱侍儒紳

岸嶽鍾靈秀雅會盡冠裳更具藩屏力厠身鴈鷺行
七日待旦聞雞起舞

中原爭致力中夜唯枕戈忽聽雞鳴蚤起舞自婆娑
八日建旗耀武于征

號令風雷迅三軍任指揮坐見旄頭落邊塵靖不飛
九日壺中別有日月

何物壺公者世界藏壺中桃源本僊地日月自鴻濛
十日小桃源裏藏名

續月可錄
為避嬴秦亂攜家擇地隱隱身兼隱名吾自愛吾瑾

十一曰上水游魚變化

金鱗信有神泥蟠伏其蹤夜半風雷作振鬣直化龍

十二曰驚聞霹靂一聲

天為起蟄龍雷聲轟且遠却恠大耳兒聞之翻失箸

掘土謠 有引

歲丙子吾婺大荒兼之饒河不通穀價踊貴
闔邑之人來吾鄉掘土而食者絡繹不絕嗟
歎之聲聳于道路詹生撮其詞而託之謠焉

嗚呼擊壤之謠不作掘土之謠斯興詞雖俚
俗乎而情惻然矣觀風者採其義而略其詞
可乎

塵羨土飯喫不得紛紛掘土情可惻途中相遇歎饑

凶各言寡水飲來非朝夕幸得茲山出茲土吾鄉出
土之山

各嶺頭山其土
細膩色白味清掘而食之饑可療誰阻饒河遭此厄

富家斗米千錢價高不肯賣縱賣千錢誰與貸嗚呼

皇天高高不可測饑民餒欲死富兒飽欲死牛山與

首陽古來多如此古來多如此美酒大肉胡為爾

附畢少司馬報問石伯書

憇康頓首九夏不雨千里朱殷蘊隆蟲蟲人情洶
洶羣不逞者通衢大市之中剽人而奪之金帛白
日鬼趣幾同羅刹勢甚岌岌矣第因出虎頭骨誦
木卽呪雲龍之法幸有司虔忱步禱復延名僧誦
大圓經于宝相禪林乃始得雨惟是龜坼瘠土壟
多焦禾饑人之艱食者率搏土充腸至腹脹以殞
民生之蹙于今爲甚所有南糧一事聞司庾者欲
催徵本色當此米貴如珠民瘠如甍之日徒有挺

而走險耳于是擬作公書達當事者爲此一方請
命此與翁愁雨詩本修掘土誑實同一情況也并
簡曩者祈雨文祈雪詩二通附教可見吾儕雖置
身立壑終不肯甘爲自了漢先憂後樂昔人良不
我欺耳讀近稿數篇勝得珊瑚十尺敬謝使命之
辱

雪夜集橋西艸堂聯句

有引

連日大雪閉戶僵卧竊謂不減袁安風致而
二三羣從忽攜壺橋西艸堂招余過飲半酣

予把盞約日雪夜而飲飲固宜于雪矣然飲而無詩不幾負此酒乎因首唱坐看積雪擁闌干之句命羣從能詩者聯之時在坐者共八人益願紹榮重第紹治四人皆徑行而高學三益養淳三人皆孫行也至聯句者如左所紀榮第治三人耳昔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園曾作序以紀其事余因乘醉呵筆紀之因志一時雅會云甲戌元宵後三日八十三歲

老翁問石識

坐看積雪擁闌干問石翻訝春宵較臘寒紹榮杯到

不須辭量窄重第圍爐聊洽竹林歡紹治

哭問石先生

魯叟去我久微言日淪汨曲學多支離
卑卑拾吐核甚者盲引盲輾轉墮坑窟
幸逢冥解人秘密獨開發光明涵萬象
中天揭日月大可耀岳瀆細可晰毛髮
老至竟不知精神時勃勃灑氣無生滅
委蛇空皮骨

其二

一片援引心俯徨而四顧嚴峻少許可當機始一吐

憶昔三及門望洋神驚怖呼予曰子來入道貴乎悟
我于東鏡師針芥從茲遇龍湖暨天臺歷印咸不誤
章句尋生活青天起雲霧子其勉之哉振噐幸爾具
在衆能守獨處紛不失素
此二語先生已述入清隱山書進步百尺
竿慎勿相辜負

其三

隱園讎較日別墅過從時書因發憤著託諷多微詞
爲文先見草如籍于退之副墨藏名山百世俟無疑
時艱幾太息排悶強銜卮出世而用世世法非所知

嗟哉卓異才未獲究厥施哲人今已萎吾將安所咨
其四

蕪編得印可足當捧喝用病中遺翰教命展壇經誦
方便開悟門心動旛不動未下曹溪汗涇槃遽辭衆
在黥聞訃音驚疑恍若夢鄉國生典刑大厦頽梁棟
相杵盡停歌招魂賦擬宋如此事何涕泣爲法慟
亦知毋怛化哀哀不可控

曹文學無住日爲問石先生述其行復持所述
轉乞狀于畢司馬因賦三絕送之并呈司馬

瘦槩當年字字真悲與梁木黯傷神
將師範傳千古仍屬如椽寫後身

其二

曹丘到處善游揚况念師恩天地長
樵櫟衝炎將狀請勝如端木獨居場

其三

有文無品文諛墓有品無文品不彰
信是林宗碑碣好當年端藉蔡中郎

增定清隱山書紀事

是歲孟夏之望問石先生以令君劉公慨然欲爲縣
山書于國門也因命治與葉忠于文學較之復命羣
從之能書者幾人焉錄之時先生委較於治者蓋以
治問字過從頗知是書原委且有不腆之序在簡末
焉故也是役也抵秋七月而始竣忠于業即其事紀
之矣已成冊報命令君令君受而覽然曰此經濟書
也而題之清隱其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哉先生之述
備矣先生唯唯比歸偶于敝笥中檢得一二種皆昔
所經見而略爲恠迂忽爲汜濫者遂窮搜之述所未

述舉前編所獵取而遺于睹記者復增入之得篇若
干又復舉前編所已入而載事各異者悉改正之得
篇又若干仲冬之月偕治復上清隱山掃三尼丈室
搦管從事焉時冬深嚴寒山高氣冷晴之日則曝日
較雪之日則圍爐較至曝日圍爐之猶未足以敵寒
威也則呼下若以較之視三夏時勞逸甘苦大判然
矣而先生怡怡嬉嬉研精弗懈過于疲而不自知也
洵可謂忘昏且忘寒暑并忘老至矣先生何意哉或
者徒謂先生篇章日衍不過聚千狐之腋以爲裘已

耳不過合八音之奏以爲樂已耳即未已也志奇者
之第足以解人頤已耳頷幽者之第足以資譚塵已
耳茲果先生之指哉先生前後委治讎較每語治曰
予之述是書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
寡聞者道嗟乎治固淺見寡聞人也敢謂深知先生
之意竊見先生手是編沉吟而著爲述也忽感激類
憤忽獻嗜欲涕又忽欣然若有以自慰也喟而曰世
有用我執此以往殆先生之指與彼功名貴富業不
足入其胸中而居夷浮海又似非其本願是書之述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則藏名山者其意淺秘枕中者其意狹必也縣之國門令經濟之士得是說而存之躁競之心頓釋利祿之念澹如清風陶世澤噩沕穆之理可庶幾也斯先生之指哉增定訖先生將復報命令君治因以叅較剩墨呵筆記之僭附簡末時衝寒來山中繕寫者遶震日昌二人一書藁一書正前三夏已任分錄蓋勞而喜爲文事役也并記

天關證學錄跋

此問石先生證學于楚黃天臺耿先生之所錄也耿

先生學孔孟之學茲錄所證往往儒釋並舉此何以故夫亦以釋氏之學原未嘗與吾儒背故也說在先生闡揚夫無有所倚之義先生之言曰儒言無有所倚釋亦言無有所倚儒言無所倚者仁體釋言無所倚者寂體儒以無所倚爲仁所以萬物一體而依然固其聰明性命流通而渾然不落聲臭仁體亦即寂體釋以無所倚爲寂所以生滅滅已而慈憫一切者自如根塵皆空而悲度衆生者曾在寂體亦即仁體由先生斯義觀之釋何嘗有背于儒而不可並舉言

之也從來闢釋氏者莫如有宋諸儒然宋儒最有功
于孔孟者又莫如河南紫陽二氏河南晚閱內典遇
異人始明此學紫陽暮年亦曰達摩盡翻窠臼尤爲
高妙夫以河南紫陽二儒卓識定力百折不回者猶
急急推信若此此必有確然不背于吾儒者復何疑
于先生且也先生嘗述耿先生荅友人儒釋同異之
問有曰合得來的是同合不來的是異致其同者以
明斯理之大斥其異者以嚴吾教之防予因是知先
生往往儒釋並舉亦直從合得來處兩相印可耳耿
先生之學不得先生而益明哉雖然豈直有功於耿
先生已也日治證學于先生先生出所證于耿先生
者以示因綴數語簡末蓋亦藉以轉證云

陽春別墅錄跋

問石先生吾鄉桃花源裏人也今茲所錄不稱之曰
桃花源而冠以陽春別墅何也以先生解組歸來偶
攜妻子僑居於此耳先生所名陽春即今俗所呼爲
王邨者是也去桃花源不半舍而遙其居土曠人稀
先生父祖之業在焉先生所以有王邨居然先生孜

我不倦巖居野處無在非學耕耘襍穡無事非學是以有陽春別墅錄易王邨爲陽春志雅道也乃予讀此錄竊幸此地得先生而名遽重焉請以往古徵之昔者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夫鹿門區區一片地未聞有他名勝也自龐公居之而後世清操之士聞風景仰罔不嘖嘖曰此龐公之所居也卽疆吏之表宅里者至今猶存其名而不敢沒非龐公以鹿門重實鹿門以龐公重耳其他如卧龍岡以諸葛重柴桑里以淵明重不可枚舉要之皆地以人重也若此王邨之地其不能與鹿門等比絜也明矣今得先生居之吾意千百世後有論世之英出焉亦罔不嘖嘖曰此先生之鹿門也臥龍岡也柴桑里也吾故曰讀此錄竊幸此地得先生而名遽重也憶余往者過先生別墅問學曾賦鹿門誇德隱之句爲先生贈先生亦欣然有當于衷今跋茲錄未暇述錄中之要妙淵深而特述此地之以先生重者如此噫嘻先生曷爲而能一旦重夫地也

紀夢

是夜宿浦口夢從問石先生整圓通閣先生凭檻四
眺予因請曰自先生解天教以來予旋罹據藜之困
今者鬱鬱無所舒其懷竊欲留心詩字先生以爲何
如先生唯唯否否徐呼予曰聽吾傷言因緣假合終
歸幻詩字虛名莫浪貪言未畢忽有白鶴迎檻而下
先生直跨其背向雲端冉冉飛去予舉手加額作遙
送之狀先生復顧予而言曰記取主持三教語壇經
一卷靜中叅戊寅騰月廿四日夜大禁居士筆記

瘦生癖說

好癖好讀人間未見書懶癖懶與俗人接一言譚癖
譚詩譚玄并譚禪貪癖貪佛貪僊貪聖賢與癖尋山
訪水弄雲煙睡癖石枕牛衣松下眠飲癖醉茗千鍾
樂陶然眼癖白書癖草琴癖無絃行徑癖髮僧也性
氣癖好箴人過失也讀書癖不求甚解也詩癖南橋
風雪中驢子背上也雪癖雪水烹茶也花癖秋菊夏
蓮也友癖他山石素心人也憾癖憾古人不見我不
憾我不見古人也凡此諸癖實瘦生不染習氣而歇
得之性成者所以癖而忘其癖也哉瘦生名紹治詹

姓又號大麓居士

與永仲從孫

聞問石先生又四月初九已飄然謝人世往矣可歎哉可歎哉憶我春三月初附寸楮永仲謂先生精神勃勃縱不百歲九十斷不少也孰意曾未幾時天遽奪之速耶此蓋吾鄉運數之厄實我與永仲之尤厄者何也我與永仲二人疑無所質而狂無所裁也先生年來接引後學在吾鄉中惟魯鈍區區過蒙屬望有區區而外亦僅得一永仲是以我與永仲每從館

歸先生必招致芸閣之上談詩講學親切指示如此教益匪朝伊夕而今而后何可復得悲夫悲夫心非木石將何以爲情乎諒永仲之不能爲情亦猶之乎區區之不能爲情也斯不待相嚮而哭而始知其有同悲共鬱者矣我前三月盡自霞阜回先生忽抱恙在房及四月廿三辭先生出館先生忽伏枕在牀到館僅廿餘日倏聞先生飄飄然辭人世而長往先是未出館之先先生猶出翰教命我閱法寶壇經及辭先生出館時先生談間復舉此經爲言尋一問及

昌兒何時歇館悲夫悲夫我近日會晤先生獲聆緒
論者惟此而已永伸倘亦欲一聞之乎聞先生發殯
之期尚在秋間我羈身于此亦未獲歸家一弔日擬
作輓章哭之但此處不便裱軸不知屯溪有便永伸
可爲我一裱否竊思輓軸之舉永伸亦不可少倘願
帶之荷荷不盡商山吳公信猶無恙否我欲秋間一
訪但不知機緣何如是在永伸留意焉又言

附問石先生札三首

此番緣起以今君初錄山書爲直指君取去欲更

索一部而姪婿吳自調適從攜李歸慨任其事因
延予於其里之有聲館并集予羣從能書者布席
分錄而讎較則渠叔明卿甥與予弟中位予再加
詳閱有刪削者有增入者有改易者覺甚當于予
心矣自調復請予代爲之跋予精力耗竭寢食稍
損欲歸靜攝求其可代筆者惟吾姪本修幸毋讓
焉乃其館有樓臺有池沼松竹梧桂蔚然成林其
時則申秋天宇澄霽月色輝皎其人則魚魚雅雅
穎楮之暇水邊林下各適其適有風雩浴沂之趣

真一發也先是予有事環溪親自調藏蓄多書隨
取讀之得所謂千百年眼者異其名披閱終卷亦
頗不捨舌餘而自具隻眼業采入之爲予山書助
已予山書之作大都以出世識量爲經世行藏其
搜羅今古可謂富有其評騭立論可謂日新廟廊
山林惟其時道德功名總一致亦可謂經國之大
業不朽之盛事也試櫟括其意而鋪張揚厲之何
如

又

此雜編也亦奇編也又不得作奇特想悟門不開
自難信解姪可研硃從首至尾細爲點定我且規
本修之學識與筆力耳慎勿推遜曰文不加點已
也適午節會當縣艾切蒲摘榴花蕪沉水以供之
一切世味曷足嘗焉

又

似子學識宜取法寶壇經反覆披誦忽然喉中有
碍心頭有疑不妨廢寢食以思異日舉似吾當爲
汝挾破若忙謊看過一遍曰予既已知之矣則吾

末如之何也數日諒赴黥館還須過我一談知不以直切之言爲諱也

續印可編終

續印可編跋

昔拜王父本修氏以詩文印可于間
石先生乃先生易箒之際遺手教喻
以細閱壇經一書或曰而疑之曰詩
文未必有當于道也不然胡先生易
箒之際不示以細閱詩文而必曰壇

經壇經也昌以為不然詩文與道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不得乎道雖日不
言詩文而無當于道苟得乎道即日
言詩文而亦未嘗無當于道晉湯若
士著四傳奇搢紳先生有讀而驚歎
曰負此絕質何不來講學湯聞而發

樂曰渠烏識若士即此是講學也哉
夫傳奇吞道遠矣若士所言且然况
詩文乎且也先生以壇經命紳王父
者蓋以先生當年問學於東鏡先生
其證悟實有得於此故也而豈曰詩
文無當于道哉往者紳王父從先生

講學于芸閣之上昌之竊聞緒論今
類數語於此編之尾亦曰先生之命
赫王父者猶命昌亦爾

崇禎甲申上巳日從孫日昌拜手書

于祁之潭北莊



